文匯时评 中国新闻名专栏

垃圾分类：从简单开始，真正把好事办好

徐存福

近日，上海环保十大“金点子”揭晓，垃圾分类成为最受关注话题。眼下，全市上下都在为如何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思考谋划。垃圾综合治理是城市管理精细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涉及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其中，垃圾的源头分类是基础性工作。

日本垃圾分类最早只有“可燃”“不可燃”之分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垃圾分类起步阶段越简单越好。目前，有关部门提出的是“四分法”，即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和干垃圾。这样的分类标准肯定是有科学依据的，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生活垃圾分类的主体是市民，分类标准的确定一定要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怎么容易分就怎么定标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目前我们的任务是让大家先分起来，养成分类的习惯，等大多数市民都开始适应垃圾分类后，再逐步推进三分法、四分法甚至更多的分类法。为此，笔者认为，目前阶段家庭的生活垃圾分类可以设置一个最低标准，即至少分为两类，“干垃圾”和“湿垃圾”。同时，鼓励有条件、有意愿的市民执行四分法。另外，公共机构和企业的生活垃圾分类则采用“四分法”。

其实，境外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家或地区也是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的。如日本垃圾分类最早只有“可燃”和“不可燃”之分，非常简单，不会对市民日常生活造成较大负担，市民很快就能接受，之后才逐步形成目前十几类的分类办法。

除了分类标准，垃圾分类的概念也务求形象简单。有关部门调研后发现，有95%的受访者支持进行垃圾分类，但真正这样做的只有25%，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很多。笔者认为，除了分类复杂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提出的分类概念过于抽象。以可回收物为例，不同的市民有不同的理解，而且不同阶段的可回收物也应该包括不同的内容，那么怎么避免发生错分的问题？最好就是直接告诉市民可回收物包括什么。我们的生活垃圾产生源头除了家庭、公共机构和企业外，还有一个是公共场所的垃圾桶。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这些垃圾桶基本都是按照两分法设置的。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大部分垃圾桶分为“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还有不少分为“可回收物”和“干垃圾”。这首先是分类标准不统一；其次是后一种分类逻辑上不通，可回收物大部分是干垃圾，干垃圾中也有不少是可回收物。如此这般，面对两个垃圾桶，要想一下才能判断出应该把手中的垃圾放到哪一个桶内，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去驻足思考如何投放？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垃圾桶里的东西就会发现，愿意思考的人不多。

建立暂时的“垃圾再分类系统”是有可操作性的

也许有人会问，按照“两分法”分完后，干垃圾里的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怎么办？笔者认为可以设计一个暂时的再分类系统来解决。也许公共机构和企业的生活垃圾分类可以较快推进，因为它们的分类工作可能多数是由保洁人员完成的，但目前公共场所垃圾桶的生活垃圾还是需要有人进行再分类的，这也只能是环卫工作人员负责了。问题的关键是，家庭生活垃圾的进一步分类由谁来做。笔者的看法是：目前绝大多数居住区都有垃圾存放点，有物业公司管理的居住区应该由物业公司物色固定的人员进行分类，分出来的可回收物由其进行处置，处置所得归其所有（笔者居住的小区就是采用这种做法，目前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没有物业公司的居住区可以由居委会代为物色分类人员，相信也会取得同样的效果。当然，随着市民垃圾分类能力的提升，到一定阶段这个再分类系统可以取消。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垃圾分类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需要每个市民参与。我们必须按照“加强顶层设计，注重方案可操作性，真正把好事办好”的要求，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通过点滴积累，走小步不退步，最终实现垃圾“源头减量、全程分类，末端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

（作者为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

文化视点

2000余位学人铸成38卷《大辞海》

▌自立项起至出齐经历17年，为国内目前唯一特大型综合性工具书

▌以《辞海》为基础，但篇幅更大、内容更广泛、读者定位更高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记者 童薇菁

第28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上海出版代表团向深圳市及各区图书馆等相关单位捐赠了《大辞海》（38卷）。此举又一次把高光打向了这套代表着上海出版标识度、曾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的辞书。作为国内目前唯一的特大型综合性辞典，《大辞海》也是上海出版力求打造传世精品之作、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切实抓手。

记者走进《大辞海》编辑部，在它厚重质朴的书脊背后，探究一部以传世精品为追求的出版物该有的底蕴和匠心；从它的前世今生里，聆听“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一遍遍回响。

作者皆殊列，立于皇皇巨著之上再筑新楼

与《辞海》同出自上海辞书出版社之手，一字之差的《大辞海》“大”在何处？

“《大辞海》以《辞海》为基础编纂，它更深、更广，也更能体现各个学科的完整性。”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秦志华说，《辞海》历几代学人不懈奋斗传承接力，已成为集众多学科精粹之大成的“标准书”。承继了《辞海》的学人队伍、编纂经验、整体框架，《大辞海》之大，在于“作者皆殊列”，在于皇皇巨著来打底。

“大”，可以从《大辞海》的编纂动议里找到初心。1999年版《辞海》付梓前，老一辈出版人提出编纂《大辞海》的设想。辞海编委会常务副主编巢峰还一再阐明，按学科分类出版的《大辞海》绝非从《辞海》里原封不动地照搬词条，而是要筑新楼。人类知识积累和创新速度在加快，中国百姓的文化需求在提升，一部比《辞海》内容更广博、内涵更精深的特大型综合性辞书实属时代之需。

1999年2月，《大辞海》获批立项，后被列为全国特大工程，到2009年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2003年《哲学卷》的出版拉开了《大辞海》问世的序幕，到2015年《经济学卷》等四卷出版，《大辞海》38卷42册出齐。自立项日起，已去17年。

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是《大辞海·文学卷》的作者之一。在他看来，“《大辞海》增补了很多学科空白，更具有及时反映当代学术知识的重要意义。”仅以其负责编修的唐宋部分为例，《大辞海·文学卷》在《辞海》基础上，增加了三分之一篇幅，在原有1500个词条的基础上新增近500条。例如在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唐宋名家之外，“次一席”的诗词作者也有不少被收纳、补充进来。

一位作者的感受已如此，纵览全部，《大辞海》总计约28.5万条目、5000余万字、8000余幅图片，体量是《辞海》的两倍有余。《大辞海》不仅充分反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领域的历史、现状和知识，还展现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新面貌。例如，《环境科学卷》《生命科学卷》《能源科学卷》《信息科学卷》等无不体现了学科发展脚步。又如，《法学卷》设法理学、宪法学等20个大类，收词7000余条，约140万字。而2009年版《辞海》收录法学词条2600余条。大幅扩容的《大辞海·法学卷》切实反映了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新发展和新成果。

如今展开《大辞海》任一卷，赫然在目的大辞海编辑委员会名单，恍若一条当代中国学界的灿烂星河。苏步青、钱伟长、干福熹、王元化、李国豪、谈家桢、杨福家、叶叔华、翁史烈、郭景坤、石美鑫、裘沛然……除了《辞海》作者，《大辞海》全部38分卷，更是汲取了全国几十所高校、军事学院和科研机构共计2000余位高素养学人的智慧精粹。皇皇巨著之上，高楼新筑起。

以传世精品为追求

● 1999年2月，《大辞海》获批立项，后被列为全国特大工程，到2009年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2003年《哲学卷》的出版拉开了《大辞海》问世的序幕，到2015年《经济学卷》等四卷出版，《大辞海》38卷42册出齐。自立项日起，已去17年

● 纵览全部，《大辞海》总计约28.5万条目、5000余万字、8000余幅图片，体量是《辞海》的两倍有余。《大辞海》不仅充分反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领域的历史、现状和知识，还展现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新面貌

● 如今展开《大辞海》任一卷，赫然在目的大辞海编辑委员会名单，恍若一条当代中国学界的灿烂星河。除了《辞海》作者，《大辞海》全部38分卷，更是汲取了全国几十所高校、军事学院和科研机构共计2000余位高素养学人的智慧精粹

制图：李洁

记者手记

辞海精神：以专业和匠心编舟渡海

人们把编纂辞书的人比喻为“编舟渡海之人”，而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这样一群编舟渡海之人，让他们最终完成了足以担当“上海文化”品牌的皇皇38卷《大辞海》？

见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敏时，她正埋首于《大辞海·中国地理卷》的修订审稿。总共1148页，逐一打印出大样，摞起，展开在办公桌上。正在审校的这一页，“长江中游”等字样被她划上了红圈。“要改成‘中原城市群’。”她说，时代在不断发展，与时俱进、守正出新的修订，是从“十年一修”的《辞海》到如今《大辞海》一脉相承的。

1997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即进入出版社工作的张敏，见过太多耐住寂寞、甘守清苦、“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学人。“编修辞书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千百万字，从编写、审稿到修订，良苦酌思，每前行一小步都闪烁着匠人之心。

正因为此，陈尚君评价，《辞海》和《大辞海》相比互联网搜索引擎，仍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知识在被采集和消化的过程中，经过了一批高素质学人的‘广取明收’。广取，是为眼界宽阔，不留学术死角；明收，意在判断精准，定义清晰。一本沉甸甸的《大辞海》背后，是学者对词条数不尽的精修和打磨。”

作为辞海办公室原副主任，已退休多年的秦振庭经常在自己手机里琢磨《大辞海》。有些单字因是生僻字未被字库收录，有些带有引号的专用名词因为系统不支持模糊查询而无法检索，关联词目还应当体现更宏观的知识图谱等等，他给网络版挑了不少刺。“《辞海》经过80多年时光印证，年轻的《大辞海》要成为下一部传世精品之作，当然也得千锤百炼，方见真章。”

于是，那个萦绕在记者心头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是“典”也是“百科全书”，字字推敲、句句锻造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是《大辞海·中国近现代史》分科主编。“辞书是‘无声的老师’，《辞海》和《大辞海》更是‘无墙的大学’。”担得起“为人师者”，非准确、清晰，而不可成；“对不对，查《辞海》”的民间共识，对于《大辞海》编纂者是财富，亦是标杆。要做到“任一分卷都能被当作中型学科辞书”，《大辞海》经历了字字推敲、句句锻造。

“我很幸运，年轻时就跟着老师陈旭麓参与《辞海》修订工作。”熊月之说，老师查考的资料浩繁卷帙，却对落笔惜墨如金。能把复杂的学术问题化为扼要且稳当的表述，极为考验学力。

师承精神影响着熊月之。在编纂《大辞海·中国近现代史》时，他发现在“章太炎”相关表述有一处略模糊。1900年，章氏到底是在上海的何处发出了反清革命第一声呐喊？过去，许多资料语焉不详，只说在上海。也有书载“张园”。但《孙宝瑄日记》指向了“愚园”。“孙宝瑄本人也是那次‘中国国会’的参与者。而且他的日记表述很清晰：总共开了两次会，来了多少人，谁作了发言。”熊月之意识到，这很可能是真相。同样，陈尚君也遇到并解决了“《二十四诗品》是否司空图作”“《全唐诗话》真伪”等学术问题。潜入历史和学术的汪洋，只为打捞一个精确到点的位置，这便是《大辞海》编纂的“准”。

至于“精”，《大辞海》与《辞海》一样，无一字无意义，有人形容“准确如法典，简练如电报”。

在上海辞书出版社，记者看到一本《辞海论》。那是关于《辞海》和《大辞海》编纂的方法论，从辞书的框架层次，字头和词目的选择，释文的溯源，条目间的交叉工作，审稿的流程，及至数字化之路，悉数包罗。其中既看得到每一个词条诞生需经历的20多道工序，也看得见书作者徐庆凯和秦振庭两位老编辑对于未来辞书发展的设想。这当然是老辞海人呕心沥血几十年的经验陈词，又何尝不是所有《大辞海》2000余位学人的编纂写照？

中国科学家发现『富锂巨星』

该奇特天体为目前人类已知锂元素丰度最高的恒星

▌被发现的这颗奇特天体居住在银河系中心附近的蛇夫座、距离地球约4500光年

▌它的质量不足太阳的1.5倍，锂元素含量却是太阳的3000倍

本报讯（首席记者**许琦敏** 驻京见习记者**彭丹**）地球上锂资源十分紧缺，可宇宙中却存在锂资源“富得冒油”的天体。昨天凌晨，国际科学期刊《自然·天文学》（Nature Astronomy）在线发布我国天文学家的一项重大发现，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为首的科研团队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郭守敬望远镜（LAMOST）发现一颗奇特天体，它的锂元素丰度约是同类天体的3000倍，这是目前人类已知锂元素丰度最高的恒星。

因为锂电池，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中排第三位的锂元素早就家喻户晓。小到手机、平板电脑，大到无人飞行器、电动汽车，都在使用锂电池供电。此外，锂元素还被大量应用于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领域。可见，锂元素与电池的完美结缘，已成为现代科技革命的“重头戏”。

不过，锂也给科学家带来不少难题。其中一个难题是宇宙中“富锂巨星”存在吗？

在标准恒星模型中，恒星在巨星阶段会把自身的锂元素“消化”掉，成为一个在表面上几乎探测不到锂元素的天体。这个预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是正确的。可在1981年，两位美国天文学家利用一架小望远镜发现了一颗特殊的恒星——在本不该有谱线的地方发现了一条很强的锂线。这让科学家注意到，可能有富锂巨星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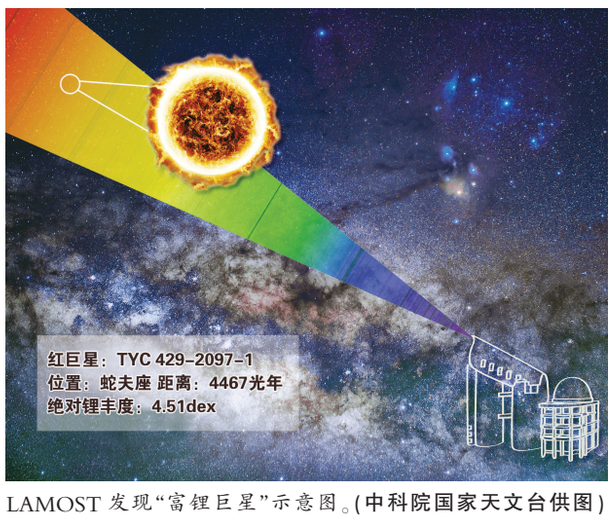
为了搞清楚富锂巨星的来龙去脉，科学家们便开始搜集这类天体样本，可富锂巨星的数量实在是少的可怜，大概只占巨星的0.5%至1%。因此搜寻富锂巨星的工作就如同星海里捞针。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郭守敬望远镜（LAMOST）大规模巡天的开展，为搜寻富锂巨星提供了宝贵的机遇。日前，国家天文台闫宏亮博士、赵刚研究员、施建荣研究员等人利用该望远镜数据发现了一颗居住在银河系中心附近的蛇夫座、距离地球约4500光年的奇特天体——它的质量不足太阳的1.5倍，锂元素含量却是太阳的3000倍。更重要的是，它是目前人类已知的锂元素丰度最高的巨星，绝对称得上“奇珍异宝”。这一发现刷新了人类对富锂巨星的认知，也成为人类研究富锂现象的绝佳样本。

富锂巨星是如何形成的？至今尚未有定论。不过天文学家给出了一些有趣的猜想：一些理论认为，富锂巨星可能诞生于一次“恒星吞噬自己行星”的灾难级事件。另一种想法则认为，这些锂元素来自恒星内部，比如由巨星形成的铍元素被一种特别的运输方式，快速搬运到恒星表面，让其在比较低温的区域变成稳定存在的锂，甚至可以形成一片“锂的海洋”。数值模拟表明，借助不对称对流，产生如此高的锂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颗奇特恒星的发现刷新了人类对天体中锂丰度的认知，将国际上的锂丰度观测极限提高了一倍，它将作为一个独特的样本在以后的科学研究中持续发挥价值。同时，科学家藉此在理论上对锂元素的合成和恒星演化理论提出独树一帜的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富锂巨星的传统认知。

据了解，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管理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郭守敬望远镜已完成一期光谱巡天任务，共发布光谱901万，是世界上其他巡天项目发布的光谱数总和的1.8倍。基于海量的数据样本，科学家们得以对银河系做更为精确的“人口普查”，其成果填补了中国大型天文基础数据的某些空白。



LAMOST发现“富锂巨星”示意图。（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本报地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电子信箱：whb@whb.cn 发行专线电话：(021)62470350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8门7层 电话(010)67181551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182号7楼 电话(0571)87221696 本报陕西记者站 西安市曲江池南路286号5栋1201室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1.00元
电话总机：(021)22899999 传真：(021)52920001(白天) 广告专线电话：(021)62894223 本报江苏办事处 南京市龙蟠路盛世华庭B7幢 电话(025)85430821 本报湖北记者站 武汉市长江日报路28号23楼E2室 电话(027)85619496 电话(029)89860038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